

所以，悔在后，就像凶一样，没办法；但是悔在前的话，知道会有悔，不去做，就不会有悔，不会有后悔的结果，便不会有凶了。

“吝”，是不好意思，有点感到羞耻。这是心理的问题。 [吉凶是外面的判断，吝是一种内心的羞耻] 吝也可以转变，我常常把它转变为耻，转成羞耻的耻。本来吝是不好的，但是转变到耻之后，就如儒家所说的“知耻近乎勇”，反而成为一种德。

인후는 티끌
심은
참고
한
것
이
다

“咎”，《易经》里面常常出现“无咎”二字。“咎”是外在的责备，是外在的，不是内在的。“无咎”非常重要，做事情问心无愧就是“无咎”；尽管咎还是有，外在还是有责备，但是你问心无愧的话就不在乎了。所以，无咎是一种修养，一种功夫，比吉凶还重要。

“厉”，是代表危险。大家碰到“厉”字不要担心，凡是讲“厉”的都是外在的危机。外在的危机不要怕，可以避免，要学会怎样做才能避免危机。“厉”是一种警惕，告诉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危险性，要小心，要避免受到伤害。

이러한 것은 위험을
피하는 것이
중요하다

第十四章 何谓《易经》的整体生命哲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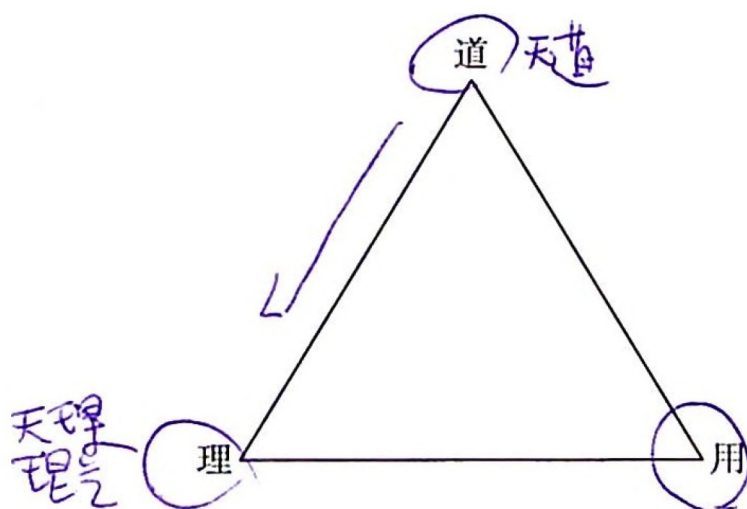


扫一扫，
进入课程

《易经》是一种整体生命哲学。我为什么要讲生命哲学呢？这和我在美国的经历分不开。我开始在整体学研究所（即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, 简称 CIIS）的时候，开始叫亚洲研究所，后改名为整体研究所。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整体，后来才发现整体学是从印度来的，印度圣哲阿罗频多（Sri Aurobindo, 1872—1950），其哲学体系被称之为“整体吠檀多论”，他讲整体瑜伽（Integral Yoga），徒弟 Haridas Chaudhuri 写的论文叫整体哲学。他的徒弟来美国创办了亚洲研究所，后来改名整体研究所。但是很多学生毕业以后，我问他们什么叫整体学，能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解释，他们都直摇头。所以，我跟当时的校长建议，教授必须很清楚地知道整体学的性质，应该每个月开一次会去讨论整体学。校长同意我的看法，可惜两三个星期之后，他却离开了。我想也许没有人支持这种讨论会，就独自从中国哲学里面去研究整体学。

经过我的研究发现，中国的哲学完全是一种整体学，《易经》《庄子》《老子》都是整体学。如果用图形来表示整体学的话，就是等边三角形。我用等边的“道、理、用”三个观点来研究中

国哲学（如图）。我稍微解释一下。由“道”到“理”，这是中国哲学家体验天道来建立“理”。朱熹说“继天立极”（《大学章句·序》），“继天”，继承天德；“立极”，立人之极，即人的标准，人的标准就是理，一套仁义道德的理。但是，“理”不是空洞的“理”，还要“用”，把它用出去。理用了之后呢，又必须扣紧“道”，要回到“道”；不然的话，“用”一旦直线发展，就有问题。



“理”在中国哲学来讲就是理气、天理。这个理也包括了理论，哲学也好、心理学也好，一切理论都在这一块。但西方很多哲学家、心理学家研究的理论，不一定能够继承天道，他们甚至不谈天道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天道。他们拿到“理”马上就用来，没有回到“道”上。像科学一样，不能回归到“道”。没有这个“道”，“用”就一直发展，不知“用”到哪里去了。今天科学的毛病，就是听任科技的发展，不知道回头，也无法回头。一位神学家说，我们今天骑在“老虎”背上下不来，“老虎”就是科学。骑在科学的虎背上下不来了。譬如我们现在用手机，小孩子两岁就会玩手机，我们能把手手机丢掉吗？丢不掉了。我去饭馆时，看到一个小孩子，妈妈不给他手机玩，他就一直哭，直到把手手机再

给他才止住哭。我们现在、将来可以制造机器人，机器人可以帮助人，减少劳工，机器人是种发明；但是机器人发展到最后，有一天会反过来消灭人类。《易经》里面的坎卦即是明证，坎就是危险，孔子给这个卦注解的一句话非常好：“天险不可升也。”天设的危险不可升，我们不能超越天道。天的最高处，有一道危险的红线，我们不能越界。我们人要超越这道红线，就像人要制造人一样，是很危险的。

讲到这里，我想到了三年前退休的时候。我在学校做了一次公开的演讲，内容是我三十六年来在学校里面如何把中国哲学运用于心理学。我编了个故事，像做梦一样。美国电影《钢铁侠》讲一个人披上了科学的盔甲，可以让他上天入海，当他消灭了坏人之后，又回来把盔甲脱掉，这就是钢铁侠的故事。这部影片演了一集、二集、三集，第四集都有剧本了。我对学生们说，我编的故事，可以作为第五集，故事说制造者发现只有一个钢铁侠还不够，要多造几个，于是造了十个，不同的盔甲有不同的力量，这很精彩了。但是突然有一天控制钢铁侠的电脑发生了问题，这十个铁人不再消灭坏人，而是互相打起来，然后各不相让。科学控制失灵，制作的东西都回不到正常的轨道，怎么办呢？我开玩笑说，这两个科学家，一个是弗洛伊德，一个是荣格。他们不是讲自我（ego）吗？自我就像盔甲一样，抵御外面的侵扰，保护自己。我说，科学家荣格发现铁人回不来了，他懂得东方文化，说东方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请观世音菩萨来帮忙。荣格于是打电话或 e-mail 给观音菩萨，这时候菩萨却在北海度假，回不来，就说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和我一样拥有同等的法力，正在你们

的上空，我现在 e-mail 给他，让他来帮你。荣格和观音菩萨通完话之后，天上就下来一个骑着龙的老头子。荣格就问老者尊姓大名，老者笑呵呵地回答说，你问我尊姓大名，你讲的梦就是从我那里偷来的，你用了我的梦，却不给版权费。荣格马上想到，原来是庄子啊。中国哲学里，庄子是讲梦讲得最多的，“庄周梦蝶”对不对？荣格就说，那我拜你做祖师好了。中国人爱面子，庄子说，好，你既然称我为祖师，遇到了什么难题，赶紧说来听听。荣格就说机器有问题了。庄子生气地回答说，你们还玩机器！我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你们机器的毛病和危险了，并且讲了一个故事给荣格听：一般人用桔槔从井中汲水，一个老头子就讲要道法自然，不用机械，挖出一口水井，然后一桶一桶地从井中提水，很是费力。这时孔子的学生子贡就问，老人家，你为什么不用桔槔？老头回答说，祖师告诉我，用机器就有机心；有机心，你的心就不纯，就没有办法求道。庄子讲完故事就对荣格说，你应该知道机器的毛病，机器有机心，今天就产生了问题吧。荣格点头称是，请求庄子帮忙。庄子说，好，我帮帮你们。写了两个字给荣格。荣格喜滋滋地拿着这两个字去找弗洛伊德，研究了两三个小时，好了，所有的铁人都回来了。这两个字是什么？就是“忘我”。弗洛伊德、荣格讲自我，庄子则说要忘掉自我、超越自我。心理学家创造了自我，反而被自我所困住。我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说明西方由“理”到“用”的路径一直走下去，也不知道走向何方，因为他们没有“道”。“理”不能通“道”，直接去“用”，“用”又不能回归“道”，直走到今天出现各种危机的境地。大家都没有办法，只好请观音菩萨了。

可见，《易经》是整体生命哲学，就像等边三角形一样，从“道”到“理”再到“用”，这是中国的哲学家从体悟的道，转成理，理也包括了德，然后在人生运用上再回到道，这是一个循环。另外还有一个循环，即道本来在日常生活中，就如《易经·系辞上传》所讲的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，道不曾离开我们，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而已。哲学家从我们的生活里把这个道提出来，变成理或变成理论。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，都要回归于道。这是我讲的道、理、用的两个循环，在后续的章节中我还要讲到它们的转化。

在此，我再稍微提一下第二个循环中的“用”，即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。孟子说：“盖上古尝有不葬其亲者，其亲死，则举而委之于壑。他日过之，狐狸食之，蝇蚋姑嘬之。其颡有泚，睨而不视……盖归反藁槨而掩之，掩之诚是也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这里是说，上古时候曾经有不安葬自己亲人的人，他的亲人死了，就把尸体扛起来丢到山沟里。后来路过那里，看见狐狸等野兽在撕食尸体，苍蝇蚊子也聚来叮咬。他的额头上就冒出了汗，斜着眼而不敢正视。于是这人就返回去拿藤蔓野草和灌木来掩埋尸体，那么，这一盖，到后来就演变成所谓的坟墓。坟墓的出现，到后来就变成了亲人死亡后所实行的礼制，即葬礼。丧葬之礼，在中国的礼制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这个礼是回归到道的，又是一个循环。这两个循环，我称为中国整体生命，这个生命不是个人的生命，而是中国文化的生命。道、理、用，循环在中国历代文化中，使得中国的文化不断发展成长。总之，“用”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。理就是六十四卦卦辞与三百八十四爻爻辞所体现的观念，是文王

所写的文字，理要通过道来用，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才产生重要的作用。如果不通过道的话，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就会变成了占卜，变成了后世的预测学，失去了《易经》的精神和生命。

第十五章 易德十原则



扫一扫，
进入课程

《易经》之德有十个原则，是我曾经在荣格心理学研究院的某次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演讲题目。

第一个原则，《易经》不是神秘的。

我们讲的《易经》是基于经文部分，不谈别的。《易经》的六十四卦，都是在现象界，而不是神秘界，都是在现象界谈人生、社会与政治的问题。既然在现象界谈这些问题，就有路可寻，不是神秘的。

第二个原则，《易经》不是迷信的。

我们了解《易经》的原理，就像研究数学上的平面几何一样。平面几何有公式，一旦你了解这些公式以后，就很容易了解它的内容了。《易经》也一样，有一套公式和原理，不是迷信的。

第三个原则，《易经》不是回答你“是”或“否”，而是回答怎么做。

《易经》是有理路的，是合理的。《易经》如果告诉你 how to do（怎么做），回答“是”或“否”，就把《易经》变成了算命的占卜的东西。要知道，《易经》不是神，一切受神控制，也不是讲命运。如果你相信命运的话，就不要来找《易经》帮忙，因为你相信命运已定，还要《易经》参谋什么呢？就像有些人找命理

师一样的矛盾，既然命运已定，你找他改什么命？《易经》不算你的命运，而是告诉你如何创造自己。

为什么说《易经》是有理路的，是合理的？因为《易经》一定有个作者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本书。这个作者，无论是文王还是别的人，他写这本书，一定有想法，一定有路可循。每一爻一定有个原则：为什么吉，为什么凶？不是说天上掉下来，就是吉或凶，它一定有道理，后续我们在讲《易经》经文时就要讲出这些道理来。

还有，《易经》是个经验的逻辑。“逻辑”二字，实际上是西方哲学术语，A 不等于非 A。我们的《易经》也有一套逻辑，是经验的逻辑，是文王根据他治国五十年来的经验而写的。所以，《易经》是有它的方法可用的。譬如每个卦中的两个爻的关系，第一爻和第四爻，第二爻和第五爻，第三爻和第六爻，它们之间属于对应的关系，同时又跟上面或下面的爻都有关系。这些爻与爻之间的关系，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道理，所以我认为《易经》一定有其理路，我们要找出理路来，就可以了解《易经》的话不是神秘的，不是不可知的。

第四个原则，《易经》不仅利己，而且利人、利物。

很多人用《易经》就想着是否对自己有利。实际上《易经》讲利，不是个人的小利，不是一己之利。孔子在《易经·系辞下传》里说“作《易》者其有忧患乎？”作者有忧患的意识，而且忧患不是个人的患得患失，是忧苍生、忧国家、忧人民的！所以，作《易》者的第一个前提是别人的忧患。那么，我们再看《易经》一个卦中的两爻之间的感应相合也非常重要。前面讲过，第

一爻跟第四爻是一对，第二爻跟第五爻是一对，第三爻跟第六爻是一对。譬如，当第一爻有利的时候，它的相对的第四爻也有利；不是说第一爻有利，第四爻就没有利了。《易经》的利是互助的、互利的，不是个人的、片面的。《易经·乾卦·文言》给“利”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：“利者，义之和也。”利可以达到和谐的境界，使得每个人都有利，这才是大利，也是义，是《易经》的基本精神。

第五个原则，《易经》是操之在我的。此乾卦也

《易经》里面有很多吉凶的断语，有的学生卜了一个卦，有凶，就垂头丧气。我告诉他，你看见凶不要怕，这个凶是可以避免的。爻辞里面虽然写着吉凶，但吉凶是有条件的，你怎么做是凶，怎么做是吉，是可以自己去改变的，即操之在我。但是，传统的《易经》注解，只解释凶的原因，譬如互相不应之类，从来不会告诉人在这一爻上如何去把凶转变掉。我讲的《易经》就要转变凶，一切操之在我。既然操之在我，《易经》就不是命定的。《易经》讲的命是天命，天命是可以发展的。天命跟命有什么不同？简单说，命运，你没有办法改变，就像一片乌云盖头，看不到上面的天空；天命则是打开了乌云看到天空，你相信天命的话，就可以转变、转化。譬如，有的人说我的命运是做老师，老师很穷，只好无可奈何地做一辈子老师；但是如果你把做老师当作天命，就爱研究怎样做一个好老师，怎样教好学生，你将会有非常大的兴趣，就可以不断地改进你自己。可见，天命是可以逐步改进的，完成你的使命；命运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《易经》是可以改变的，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个爻，你弄通了的话，都可以改变。